

世界在不确定性中寻求新平衡

2025世界经济回顾

□ 袁征

国际经济观察

压力，仍展现出坚韧底色，增长有望超过预期。然而，全球经济前景依然脆弱，贸易保护主义、人工智能(AI)泡沫与债务压力如重锤暗礁，随时可能阻滞复苏进程。展望2026年，世界经济需要在持续的不确定性中寻找新平衡。

2025年，不同经济体增长呈现显著分化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不约而同地有所提及。

IMF在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2%，但预计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仅为2.0%，2026年可能进一步下滑至1.7%。欧元区与日本则面临外部需求疲软、结构性改革停滞等长期挑战，2025年增速分别维持在1.3%和1.1%的低位。

有分析指出，美国加征关税举措严重抑制了需求，而通胀顽固性压缩了政策空间，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仍将持续。与之相比，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成为全球增长的主引擎，有研究测算其2025年增速达4.2%，亚洲新兴经济体尤其亮眼，东盟国家保持4.7%的增速，南南贸易上半年增长8%，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这种分化映射出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构：传统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而亚洲、拉美与非洲通过供应链多元化与数字化转型，正逐步改写贸易版图。

这一年，全球贸易在逆境中悄然重塑。世贸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增长4.9%，全年预期上调至2.4%。推动力不仅来自美国关税前的“囤货效应”，更得益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扩张——亚洲贡献了全球贸易增量的主要份额，中国在电子产品、绿色产业等领域的出口韧性尤其突出。

同时，贸易体系仍面临深层挑战。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指出，单边关税与地缘冲突正造成“80年来最严重的动荡”，而金融市场的波动更成为贸易脆弱性的放大器：超过90%的全球贸易依赖银行融资，美元流动性或投资者情绪的变动可能随时扰乱供应链。

AI与绿色转型成为双轨驱动力，却也暗藏风险。AI相关投资提振了生产率与贸易预期，世贸组织预测，到2040年有望推动全球贸易额提升34%至37%。但IMF警告，当前AI投资激增类似当年的互联网泡沫，若技术回报不及预期，势必引发市场大幅回调。与此同时，绿色产业加速发展，中国在风电、光伏等领域的投入降低了全球清洁能源成本，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为全球减排注入动力。

同时，债务压力制约了多数国家的转型能力。IMF预计，到2030年美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将较目前水平上升2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143.4%，刷新疫情后创下的纪录。低收入国家则面临外部援助减少的挑战。

中国经济在动荡中提供了难得的稳定性。2025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5.2%，全年总量有望迈上140万亿元新台阶，消费与制造业投资成为主引擎。通过“两重”“两新”政策扩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国在保持宏观稳健的同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合作空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瘦身”，22个自贸试验区对接国际规则，特别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中国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实践迈入新阶段。此外，中国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聚焦AI、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其新能源技术与供应链韧性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市场机遇与技术转移的桥梁。

回望2025年，世界经济的韧性既源于技术突破与市场适应力，也离不开新兴力量的崛起。展望2026年，世界经济需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平衡。贸易政策分歧、美国债务风险、日本刺激计划的不确定性可能加剧市场波动，但AI的深化应用、绿色技术成本下降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内生动能仍存机遇。合作与开放仍是世界经济穿越风浪的唯一罗盘。正如经合组织秘书长科曼所言，各国开展建设性对话，是缓解贸易紧张、改善全球经济前景的关键。



李俊

美国经济呈现复杂图景



12月22日，人们行走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布莱恩特公园的节日季露天市场。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摄

2025年，美国政府竭力推进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内，落实“小政府”治理理念，寓信消滴经济学，采取大规模减税、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联邦机构开支、矫正民主党推行的社会保障政策等措施。对外，无视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力图建构更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贸和安全新格局。4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各国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市场波动，对全球经贸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同时也对其自身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2025年，美国经济呈现较为复杂的图景，经济增速前低后高、通胀总体回落、就业降温，政策转向宽松成为突出特点。受消费者和企业支出强劲等因素推动，2025年前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分别为-0.5%、3.8%和4.3%，呈前低后高趋势。今年一季度，美国GDP下滑主要受进口增长、居民消费支出回落，以及政府支出下降拖累。后续增速加快主要由人工智能(AI)投资和消费驱动，但后劲不足，可持续性存疑。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大约为70%，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9%，但真实需求指标偏弱，消费信心边际下滑，储蓄率走低，抑制后续支出。

以苹果、微软、谷歌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凭借AI大模型研发、算力中心建设与企业级AI解决方案等，全年营收同比增长普遍维持在8%至12%。而初创企业受融资成本高企、AI研发投入门槛攀升等因素影响，2025年融资总额同比下降28%。科技行业内部分化明显：“元”公司(Meta)、亚马逊等企业AI相关部门逆势扩招，但传统软件开发、硬件制造部门裁员规模占比超60%。

尽管美国政府大力推进制造业回归，但美国制造业整体复苏乏力，制造业萎缩，2025年采购经理指数(PMI)均值预估为48.5，多数时间处于荣枯线以下。传统制造业承压尤为明显，而汽车制造业受供应链扰动与消费需求疲软影响，全年产量同比下降3.2%。纺织、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加征关税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部分企业选择将产能转移至墨西哥、东南亚等地区以规避成本压力。作为美国经济的“压舱石”，2025年服务业整体保持增长，但内部分化进一步扩大，呈现居民消费结构的“降级”倾向。

对于美国2025年的经济增长，不同机构预测差异较大。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称，美国2025年经济增速将达3.5%，但国会预算办公室下调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2025年美国实际GDP增速将为1.4%。

2025年，美国通胀压力有所缓解，整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核心CPI指数温和增长，但关税政策加剧物价压力，贸易战对制造业投资与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持续显现。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高物价抑制实际购买力。11月，美国CPI同比上涨2.7%，低于9月的3.0%，且为年内较低水平；核心CPI同样下降，11月同比上涨2.6%，为2021年年初以来最低。

2025年美国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截至2025年11月，美国失业率为4.6%，较前期有所上升，反映出劳动力市场逐步降温的趋势。目前，美国“无就业繁荣”特征显现，科技行业裁员多，裁员潮与低薪增长并存，私营部门就业低迷，贫富差距扩大，可能进一步拖累消费，引发社会与政治波动。面对就业疲软和增长下行风险，自9月起，美联储结束高利率周期转向降息，累计降息75个基点，市场预期未来或再降息。截至2025年10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37.9万亿美元，利息支出超1万亿美元，2025财年关税收入1949亿美元。债务与利息挤压财政空间，关税对财政贡献有限，中长期债务重组压力上升。

此外，2025年美国实体经济值得关注的还有金融和实体经济分化。美股再创历史新高，科技企业利润大增，但大量资金滞留金融体系，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高，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大。这也加大了未来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展望2026年，美国经济增长预计将以私人消费和AI驱动的企业投资为核心双引擎，叠加财政政策支持与部分产业结构性红利，共同支撑2.5%左右的增速。AI相关投资是增长核心引擎，叠加

新能源、半导体等政策红利赛道，形成“一主多辅”格局。美国“大而美”法案的减税举措将增加更多投资，至少短期内对刺激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作用。AI投资热潮方兴未艾，将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不过，AI投资能否转化为强劲的生产力，对美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将取决于投资能否从科技巨头向全行业渗透。目前，仅约15%的制造业企业、10%的服务企业将AI应用于生产流程。反之，如果AI应用局限于科技领域，其对经济的边际拉动将逐步减弱。消费将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消费能否持续增长则取决于就业与收入的改善。

2026年，美国通胀预计将呈现结构性回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通胀率将低于2.5%。能源与关税政策或导致阶段性反弹；就业市场将呈现“蓝领弱”趋势，蓝领服务业韧性较强，白领岗位收缩，失业率全年将维持4.5%左右，薪资增速放缓至3%以下。

2026年美国能否展现韧性将取决于多重因素，包括减税、AI运用、消费、债务与财政的可持续性，美联储降息节奏以及贸易政策对经济的冲击等。由于外部环境复杂，地缘冲突推

高能源价格，全球需求放缓影响出口，加上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2026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上升。此外，还需评估多重风险的潜在冲击。一是劳动力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至4.5%左右，薪资增速放缓至3%以下，制约消费增长。二是AI落地周期长，研发成本高，AI投资短期内对GDP拉动有限。三是债务与融资成本。10年期美债收益率若突破5.5%，将推高企业融资成本，抑制投资和消费。2025年底美国联邦债务占GDP比例已突破130%，2026年利息支出预计将超1.1万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至15%。若市场对美国债务偿还能力信心下降，国债收益率可能跳升，推高企业融资成本与房贷利率，对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形成双重打击。四是地缘政治冲突与贸易摩擦的叠加影响。若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导致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桶，美国CPI可能反弹至3%以上，迫使美联储放缓降息节奏，打乱经济复苏进程。这些制约因素可能通过单一风险爆发或多风险共振，极端情景下甚至触发衰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欧盟征收碳关税再加固碳边界

本报记者 蔡淳

经历两年多的过渡后，欧盟计划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征收碳关税(全称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作为全球首个以跨境贸易为载体、系统性引入碳成本的政策安排，碳关税相关举措逐步落地将对国际贸易格局和全球气候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在此背景下，欧盟委员会近期公布了一揽子针对碳关税的强化改革提案，试图在既有框架基础上进一步补齐制度短板、扩大覆盖范围，并加强对规避行为的监管与惩戒力度。

从制度设计来看，欧委会此次调整方案主要围绕3个方向展开。首先，显著扩大监管边界，将碳成本进一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现行碳关税的适用范围集中在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等高排放基础原材料及其部分初级产品。然而在实践中，欧委会注意到，一些企业通过将高碳环节外移，或转向出

近期

欧盟委员会公布一揽子针对碳关税的强化改革提案 围绕3个方向展开

- 一是扩大监管边界
- 二是强化执法和技术细节
- 三是设立临时脱碳基金

口下游制成品的形式，部分规避了碳成本。为弥补这一漏洞，新提案明确提出，自2028年起，碳关税的适用范围将新增约180种钢铁和铝密集型下游产品，涵盖重型机械、专用工业设备，以及洗衣机等少量家用电器。欧委会认为，此举旨在堵住现行制度中“高碳生产转移”及下游产品规避碳成本的漏洞，有助于实现“碳减排而非碳转移”的政策目标。

其次，强化执法和技术细节，以提升碳关税的可操作性和可信度。欧委会在评估过渡期运行情况后指出，部分进口商在排放数据申报中存在低报、错报甚至模糊处理的情况，削弱了制度的公平性和完整性。为此，新提案提出强化排放报告的追溯能力，加强对申报和规避行为的处罚，并将此前较少纳入监管视野的消费前废钢、废铝正式计入碳排放计算体系。这意味着，企业在原材料选择和生产路径上的“碳足迹”将被更完整地量化，碳成本内部化的链条也将更加闭合。

再次，设立临时脱碳基金，用于缓解部分行业在过渡阶段面临的冲击。根据提案，对于仍存在较高碳泄漏风险，且短期内难以完成深度脱碳的产品类别，欧盟将通过基金形式，对其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承担的部分成本给予有限补偿。但这一支持与企业所展现的明确脱碳努力直接挂钩。欧委会希望借此在维持气候政策强度的同时，为欧洲本土产业争取必要的调整空间。

在提案发布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斯特凡·塞加尔内强调，强化碳关税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欧盟与非欧盟工业

生产者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防止欧洲企业因承担更高的气候成本而在全球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负责气候事务的欧盟委员沃普克·胡克斯特拉也指出，碳关税是“欧盟实现2030气候目标和2050气候中和战略的重要支柱”，并称新提案兼顾了环保目标与产业竞争需求。

然而，国际社会与欧盟产业界对碳关税的批评质疑声不绝于耳。

由于未能在今年年底前与欧盟就碳市场联通达成协议，英国被排除在碳关税的临时豁免安排之外。这意味着，自征收碳关税后，英国出口至欧盟的钢铁等产品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申报义务和潜在的额外成本。英国钢铁行业组织代表弗兰克·阿斯科夫直言，在全球贸易环境日益动荡的背景下，碳关税为英国钢铁制造商增加了新的障碍和负担。

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担忧更为直接。过去10年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黑山等国家每年向欧盟出口约10太瓦时电力，其中大部分来自燃煤发电，为这些入盟候选国家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然而，随着碳关税正式实施，这一依赖高碳电力出口的商业模式将面临根本性冲击。

在欧盟内部，以保加利亚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国普遍担忧，碳关税的落地或将削弱欧洲农产品的全球竞争优势。保加利亚化肥生产商代表格奥尔基·鲍里索夫指出，2026年至2034年，欧盟境内氨和化肥生产需承担碳配额成本，自境外进口同类产品则需缴纳碳税，这意味着欧盟生产或进口的每吨化肥都将承担额外的成本。这些成本将被全面转

嫁至产品价格，最终由农民承担。格奥尔基测算得出，化肥价格上涨可能使农民利润下降25%至50%。对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以粮食出口为导向的国家而言，问题尤为棘手，其主要出口市场位于北非和中东，这些地区的买家并不愿为“更环保”的欧洲农产品支付更高价格。

欧盟产业界内部的声音也不统一。欧洲钢铁协会认为，尽管扩大碳关税覆盖范围有助于堵住碳泄漏漏洞，但现有改革方案仍不足以充分保护欧洲钢铁行业免受产能外移和就业流失的冲击。挪威铝业生产商海德鲁集团则对将消费前废铝纳入计算体系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应继续评估废料等复杂供应链中碳计价的操作性。

更具争议的讨论是，碳关税是否正偏离气候政策初衷，逐步演变为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工具。《碳市场观察》刊文指出，临时脱碳基金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欧洲出口商要求“对冲竞争劣势”的呼声；但向欧盟内部高排放生产者提供支持，即便有时间限制，也可能削弱清洁生产者的相对优势，并将部分污染压力外溢至第三国，甚至引发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潜在冲突。

总体而言，欧盟此次对碳关税的深化改革，是在多重压力下作出的策略性选择：一方面，它试图通过更严密的制度设计确保气候目标不被稀释；另一方面，它力求为欧洲产业在全球绿色转型竞争中争取缓冲空间。在全球碳定价议题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碳关税已不再只是欧盟内部的气候工具，而正逐步成为影响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变量。

2026年1月1日起

欧盟将正式征收碳关税

图为位于德国萨尔州的弗尔克林根钢铁厂遗址。

新华社记者 张帆摄